

从《拔河赋》《温汤御毬赋》看盛唐体育之精神

杨晓霭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盛唐薛胜《拔河赋》、阎宽《温汤御毬赋》,极尽描摹之能事,夸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拔河、打毬的竞技场面,精彩传神,充分展示了体育文学的艺术魅力。两赋明晰揭示“百戏”“杂技”的精神内核:“败无隐恶,强无蔽能”“武由是存,义不可舍”“称物以平施”“耀武于外”。体育赋作为体育文学的体裁、题材之一,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盛唐的体育精神,为后代体育研究保存了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拔河赋》;《温汤御毬赋》;体育赋;体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5)05-0103-05

DOI:10.16229/j.cnki.issn1000-5102.2015.05.021

在唐代,“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赋,体“物”之“物”得到了大力开拓,出现了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拔河、打毬、舞剑、绳伎、马伎一类体育竞技活动成为专门铺写的对象,并且被夸饰得精彩传神。这些赋作,都是作者对竞技项目进行认真观察或亲身体验的产物,彰显了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凝聚着体育的崇高精神。本文选取盛唐薛胜《拔河赋》和阎宽《温汤御毬赋》作简要论述,以期揭示盛唐体育竞技所映现的体育精神及时代光芒。

一、“败无隐恶,强无蔽能”——薛胜《拔河赋》

拔河游戏,在唐代已成为极其普遍的较力比赛。参加的人不计年龄,不论身份,只比输赢,其乐无穷。生活在唐中唐时期的封演记载:“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篋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向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毬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

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输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鹏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1]试看薛胜《拔河赋》:

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伊有司兮,昼尔于麻,宵尔于纆。成巨索兮高轮困,大合拱兮长千尺。尔其东西之首也。派别脉分,以挂人胸腋;各引而向,以牵乎强敌。载立长旗,居中作程。苟过差于所志,知胜负之攸平。于是勇士毕登,鼙声振腾。大魁离立,麾之以肱。初拗怒而强项,卒畏威而伏膺。皆陈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仍。瞋目蝨质,壮心凭陵。执金吾袒紫衣以亲鼓,仗柱史持白筒以监绳。败无隐恶,强无蔽能。咸若吞敌于胸中,惨莫蚕芥;又似拔山于肘后,匪劳凌竞。然后一鼓作气,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绳则直,小不东兮大不东,允执厥中。鼙鼓蓬蓬,士力未穷。身挺拔而不动,衣帘襜以从风。斗甚城危,急逾国蹙。履陷地而灭趾,汗流

收稿日期:2015-06-29

作者简介:杨晓霭(1962-),女,汉族,甘肃秦安人,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珠而可掬。阴血作而颜若渥丹，胀脉愤而体如癭木。可以挥落日而横天阊，触不周而动地轴。孰云遇敌迂延，相持蓄缩而已。左兮莫往，右兮莫来。秦皇鞭石而东向，屹不可推；巨灵蹋山而西峙，疑乎难摧。绳瀑仆而将断，犹匍匐而不回。大夫以上，停眙而忘食；将军已下，虓阗而成雷。千人扑，万人哈。呀奔走，盆尘埃。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国之壮观哉！

嗟夫！虚声奚为，决胜在场；实勇奚为，交争乃伤。彼壮士之始至，信其锋之莫当。洎标纷以校力，突绳度而就强。懦绝倒而臆仰，壮乘势而头抢。纵横以披靡，齐拔刺而陆梁。天子启玉齿以璀璨，散金钱而莹煌。胜者皆曰：“予王之爪牙，承王之宠光。”将曰：“拔百城以贾勇，岂乃牵一队而为刚。”于是匈奴失筋，再拜称觞，曰：“君雄若此，臣国其亡。”^[2]

全赋共五百余字，可分八层。第一层：皇帝为大夸国威而举行千人拔河大赛。第二层：杂技负责部门迅速展开准备。特制巨索，指定队长，分配队员，制定比赛规则。第三层：东、西两队勇士上场。将军击鼓，监察官“监绳”。比赛开始，决战三鼓。第四层：双方相持。这一层旨在夸饰东、西两队势均力敌，描摹十分生动，在全赋最为精彩。第五层：众观者的情态。侧面反映拔河较力之激烈。第六层：比赛告罄。第七层：皇帝颁奖，勇士献忠。第八层：示威成功。

全赋采用文赋典型的结构模式，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曲终奏雅。开宗明义，畅言“拔河”比赛。拔河，名义上是壮士们的竞技游戏，实质上是国家武力的张扬显示。“耀武”才是千人拔河大赛的真谛。“戏”，是会意字。从小篆字体上看，像在食器“豆”前有一虎头和戈形。《说文》曰：“戏，一曰兵也。”段玉裁注：“一说谓兵械之名也。引申之为戏豫，为戏谑，以兵木杖可玩弄也，可相斗也。故相狎亦曰戏谑。大雅毛传曰：戏豫，逸豫也。”这里段玉裁注明了“戏”何以引申为娱乐的字源线索。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戏”好用作表示角斗、角力。“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可谓拔河之戏的本色，何况这次比赛还是皇帝在“胡人”面前的“大夸”！“八方平泰，百戏繁会”的大唐，自然要有盛世的风采。“壮士千人”的“拔河”比赛，该是何等气概？

作者极力状写“声威”。先从比赛器具写起，“壮士千人”“拔河”所用“巨索”是有司不分白天黑夜地搓麻结纆特制的。“巨索”之巨：“成巨索兮高轮囷，大合拱兮长千尺。”大绳高高地盘起来像储粮的圆

仓，拉长了有千尺，粗壮得要一人合抱。一切准备就绪，“于是勇士毕登，器声振腾。大魁离立，麾之以肱。初拗怒而强项，卒畏威而伏膺。皆陈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仍。瞋目虬质，壮心凭陵。”勇士们呼喊叫嚣，全场振腾。两队的指挥上场并立，挥舞胳膊，一副抑制怒气的样子，直着脖子，不肯低头。他们均以威武较力为荣，双方相互也是倾心钦佩。壮士们按顺序，各就各位，双手紧握“巨索”，如拔起茅草，根相牵连。个个眼睛圆睁，鼓足力气，求胜之心，压倒一切。将军们袒露着上身，亲自击鼓。侍御史手执白简，裁判监督，公平公正。输者不隐其缺点，赢者不掩其优势，这才是“监绳”的原则。比赛开始，双方都将对方视若强敌，想要吞于胸中；比赛以后，失败的一方，绝不会心存芥蒂。比赛时，双方都想把对方像山一样拔起甩向肘后；比赛后，决不会给对方制造恐惧。赛事以鼓为节，“一鼓作气，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绳则直。”双方势均力敌，“小不东兮大不东，允执厥中。”不偏不倚，处于相持状态。鼙鼓声“砰砰”不断，勇士们力量无穷。身体挺拔不动，只见衣帘、蔽膝随风飘起。较力的气势如同面临都城摧塌，急切的情形犹如面临国家亡败。因为使的力气太大，鞋踏陷进地里，埋没了脚趾；汗流如珠，举手可掬。热血奔涌，一个个脸涨得通红，青筋突暴，身体如同长满癭结的树木。威武的气势真可以指挥太阳回落，横挡天门起闭，可以一头触上不周山，让地轴摇动。东队如有秦皇鞭石而东的神力相助，屹立不可推动；西队仿佛有巨灵神足，一脚踏定，矗立如华山，不可摧摇。巨绳被拉扯得将要断裂，勇士们还匍匐在地，全身用力，谁也不能把谁拉动。观看的人们，大夫以上的文官朝士惊讶得瞠目而忘食；将军以下的武官众兵，吼叫咆哮，声如巨雷。千人鼓掌，万人欢笑，呀呀惊叫着奔走，激起的尘土弥漫天地。拔河的勇士们力大无穷，超过了有拔山之力的项羽，让人们不得不确信大国的声威与气概。可惜的是，只要竞争较劲，难免产生伤害。壮士们一登场，大家就知道他们的锋芒，没有人能够阻挡，只好等到用标旗分出胜负了。胜者是将绳上的中界标志拉向自己的一方。力气小的跌倒在地，仰面朝天；力气大的难防惯性，一头抢在地上。大家纷纷扑倒，横着竖着，又都一跃而起，欢呼跳跃。天子开启玉齿，笑声爽朗。发放奖品，钱币金光明亮。胜者表示：“我们都是天子的爪牙，承受着天子宠爱的荣光。”将军说：“拔百城已勇有馀，牵一个拔河队哪里算得上刚强。”看到这一切，观看的外国客人，吓得筷子掉在地上，再拜行礼，举

杯敬酒,祝大唐皇帝万寿无疆,连连说道:“君主强大如此,我们一定做好臣国,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巨绳、勇士、壮心、强敌、豪言、壮举,一气呵成,激情洋溢。激烈的较量、动地的喧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摄人心魄,振人精神,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洋洋大国不可一世的威风 and 不可抗拒的力量。著名文学史家林庚指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才是盛唐气象的实质。”娱乐之戏中,恐怕没有比拔河这一较力竞赛更能表现盛唐气象的了。在富有朝气与青春律动的时代,要自由,争平等,更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拔河较力,不仅仅是游戏,也不只是耀武,求公平,讲公正,争胜负,看输赢,竞技所应有的“本色”,使生活在激情燃烧岁月里的勇士们、壮士们,最为充分地诠释了盛唐的体育精神。

练武习兵,是为了保卫国家;展示武功,是为了树立国威。比赛有输赢,战争有胜负。竞技比赛的规则同样适应于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公平竞争,是“正义”。大唐与胡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要发生碰撞。战争常常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手段之一。避免无谓的争夺,天下安泰,才是“正义”。薛胜通过一场拔河之“戏”,传达了深厚的体育文化意蕴。能否耀武于外?关键在于竞技中能否“败无隐恶,强无蔽能”。治国也好,竞技也罢,“不均”是一切事端的根源。拔河比赛至今仍然是有益的竞技活动。“败无隐恶,强无蔽能”的体育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二、“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阎宽《温汤御毬赋》

在唐代,体育竞技总是被赋予了军事、养生、娱乐等多重功能,打毬也不例外。阎宽《温汤御毬赋》写唐明皇亲率“勇士”华清温泉打毬,下诏明示:“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3]蹴鞠这种娱乐杂技,本来就是用兵之技,包含着武士的义勇精神。关于“蹴鞠”与“打毬”,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题“打毬”,记曰:“打毬,古之蹴鞠也。《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为戏。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近俗声讹,谓‘鞠’为‘毬’,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4]举行蹴鞠打毬活动,在于练兵习武,其中包含的公正公平精神尤其不能丢弃。皇帝亲赴温泉宫御毬,不只是为了游戏,更是为了向天下展示禁中习武的辉煌成绩。正由于打毬目的在练兵习武,弘扬道义,“温汤御毬”意义非凡,自然受到万般重视。

毬场:“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欲观乎天子之入,先受乎将军之令。”毬场广阔崭新,扫除得干干净净。平视远望,就像是磨刀石;俯瞰近瞧,好像是一块明镜。小小的一个露珠滴上去,一定能够听见;细细的尘土飞扬,也不可能落在上面。毬场不仅修整得崭新平坦,管理也十分严格:想要观看天子上场,得先听从将军的命令。

马匹:“宛驹骥骏,体佶心闲;银鞍月上,华勒星还;细尾促结,高髻难攀。俨齐足以骥首,待驰骛乎其间。”大宛良驹,千里骥骏,壮健高大,装扮得十分华丽。银饰的马鞍呈现月形,马勒口镶着宝珠如星环绕。马尾团缩成结,马鬃毛被修剪到短平。骏马整齐排列,高昂着头,时刻准备奔驰毬场。

毬员:“羽林孤儿,力壮身勇。盖稷门而未捷,攀秦鼎而非重。积习为常,成规亲奉。咸技痒而愿效,望鸣銮而跂踵。”禁卫军中的长官,身强力壮,英勇无畏。如围人萃投盖稷门,还不能算大功告成;如秦武王扛鼎,还嫌鼎的重量不够。天长日久,养成习武习惯;毬技规则,都是天子亲手教练。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攒足了力气,已经急不可待。他们侧耳倾听,希望皇帝车驾的铃声立即响起;他们踮起脚尖,眺望期待皇帝车驾的到来。

比赛:“云开紫殿,日临丹墀,无畔众士,其局各司。神圣之主于是乎帅师,君前决死,且不敢辞。珠毬忽掷,月仗争击;并驱分镞,交臂叠迹。或目留而形往,或出群而受敌。稟王命以周旋,去天威兮咫尺。有骋馼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密阴林而自却,坚石壁而迎开,百发百中,如电如雷。更生奇绝,能出虑表。善学都卢,仍骑驪褭。轻剧腾沓,迅拚鸷鸟。捎虚而讶人手长,攒角而疑马身小。分都骤满,别部行收。哮喘则破山荡谷,踊跃则跳峦簸丘。争靡违于君子,中宁谢于诸侯。况赏罚之必信,旌君国之大猷。”帝王宫殿云开雾散,阳光洒在宫殿前红色的石阶上,显得格外灿烂。众位勇士,屏声静气,各就各位。“神圣之主”这时候作为一方球队的“统帅”,“臣僚”一队同样率“师”与“君”进行“决死”之战,互不推让。圆圆的毬突然扔了出去,前端弯曲如月形的毬杖迅速接击。骏马或并驾齐驱,或分道扬镞。击毬者的臂膀,时而碰在一起;马蹄杂沓,前后重叠。有时眼睛盯着毬,身体却已飞奔到另外的地方。有时一个人冲锋在前,却受到了对方的攻击。击毬手听取君王之令,与皇帝近在咫尺。有轻捷勇健之士,驰骋毬场,专攻接毬。毬未落地已

被从空中截回。毬队排列起来,如浓密的树林,毬一碰上,即被挡回;毬队排列起来,如坚硬的石壁,毬飞过来,即磕击飞走。百发百中,如电如雷。更有奇绝能出意料之外的,他们善于学习西域都卢杂技,骑的好像是日行万里的神马,轻捷胜过腾飞的猿狖,快迅可以和鸷鸟相拼。毬杖在空中接击,真令人惊奇“人手”怎么会那么伸长。马蹄聚在一起,真让人怀疑骏马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渺小。或分队奔驰,或分队匍伏。别部前进,分队收拢。呼喊声震山荡谷。激烈比拚,争先恐后,真令山峦跳跃,丘陵颤颤。拼命争抢,不顾平日君子风度,内心宁静,可以让“诸侯”致歉归顺。何况奖励和惩罚一定要遵守信用,这样才能树立治国的大道。

击毬的皇帝:“其中志气超神,眉目胜画。地祇卫辟,山灵捧靶。众沸渭以纷纭,独雍容而闲暇。峨冠而云散五色,挥策而日回三舍。状威凤之飞翔,等神龙之变化。此神人兮有作,岂臣子之齐驾。”比赛场上,志气超神,眉目胜画,犹如有地神为他禁止人行,好像有山灵给他捧着毬靶的就是“神人”君王。其他毬手看起来显得慌乱喧腾,“神人”却容仪温文,神情安闲。斜侧的高冠上五色祥云朵朵飘动,毬杖挥动能让太阳回避三舍。骑士奔驰毬场,如凤飞翔,如龙变化。这就是“神人”的作为,臣子们哪里能和他齐驱并驾。

颁奖:“是时也,天宇辟,睿情观。命京尹,将属官。美斯场之宠丽,成今日之游盘。详其指挥,雅标干事之首;察其任使,孰为知人之难?遂赏功而褒德,何缣缟之戈戈!尹乃拜手稽首,逡巡不受,曰:‘子来之功,臣何力之有?夫称物以平施,则可大而可久。故职司与役徒,亦恩加其赐厚。且称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寓今斯成,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寓县。汉祖未悟,果有白登之围;唐尧阙修,载劳丹浦之战。然明者睹于未兆,戒者图于不见。城诚狭,颇积往来之勤;马虽调,恐生衔橛之变。凭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帝曰:‘俞。忠哉!真知言之选。’”这时,天宇大开,天气晴朗。皇帝发布嘉奖决定。命令京尹,率领属官。赞美比赛十分精彩,让大家感受了“游戏”的愉快。指挥周密,显示了圆满办事的才能。任使明察,谁了解部下就那么困难?于是赏功而褒德,黄绢白丝多少都不能与功德相比。京兆尹行拜稽首礼,迟疑徘徊,欲行又止,表示不能接受奖品:“毬赛的成功,都是君主的功勋,做臣子的我有什么能力呢?衡量物之多少、轻重,根据物品的多少,做到施与均衡。‘称物以平施’,才能把事情做

大做久。因此,负责毬赛的官员和打毬的军士,也应得到皇帝施恩赐福。可以说打毬技艺的高超,不是什么罕见的本领。它却可以让戎狄震惊恐惧,可以使天下安泰康宁。汉高祖没有深悟其中的道理,果然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下;唐尧缺乏竞技技艺方面的训练,丹水之浦,苦苦战斗一年才得以征服南蛮。然而圣明的人,在事情尚未显出迹象时就能看得明白,提高警惕的人则会将看不清楚的事情洞察得如同图画描绘。城确实狭小,已经担负着太多往来的辛劳;马虽然训练有素,最怕在驰骤时生出驾御失恐的事变。观看打毬,就能够享受竞技的愉快,作为君主您亲自参加就不太方便。”皇帝回答说:“好啊。多么忠诚啊!真正是从打毬活动中悟出来的有道理的话。”

打毬活动盛行于唐代宫廷、军队、郡县、藩镇以及贵族家庭,在唐代诗文、壁画、陶俑、铜镜中都有大量记载和描绘。赋中打毬场面的描摹,扣人心弦,惊心动魄。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京兆尹的“获奖感言”,其中包含了以下的内容:(一)“夫称物以平施,则可大而可久。”比赛的规则要公平公正,赏功褒德更要公平公正。称物平施是天下能够发展长久的通则。(二)“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寓县。”这是打毬练武习兵的关键。震慑外国外族,不要挑衅滋事,保护天下百姓过上安泰康宁生活,这是练武习兵的宗旨。(三)“明者睹于未兆,戒者图于不见。”观看打毬,犹如观察治国,及早发现事情的苗头,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四)“凭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在“朕即国家”的封建帝国时期,皇帝的安危与国家的“生死”攸关。不忘国事,娱乐适度,皇帝要起到表率作用。全赋中,与“获奖感言”联系起来的议论还有:“争靡违于君子,中宁谢于诸侯。况赏罚之必信,旌君国之大猷。”这些类似直谏之言,得到唐明皇的首肯与称赞,正是合了他“武由是存,义不可舍”的主张。

《拔河》《御毬》二赋中,薛胜辅写了唐明皇所“观”千人勇士拔河之戏,而阎宽展示了唐明皇跃马打毬的威武风采。无论写皇帝观看还是躬亲竞赛,二位作者均坚持体育竞技的真谛:“败无隐恶,强无蔽能”“武由是存,义不可舍”。“耀武于外”的主旨,在于国家的和平安乐。“止戈为武”才是武“义”之所在。参赛者在赛场上同心协力、驰骋拼搏,无疑是体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也体现着协同、团结的优良品质。是娱乐,就要玩得高兴;是竞赛,就得比出输赢。就在这娱乐与输赢中,体悟治国的道理,分辨美丑善恶,褒扬高尚品德,真正达到了竞技的境

界。正是在这种多重功能的竞技活动中,启迪人们发展进步的思想、作风、意识,这已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引导人们健康向上,孕育出深远厚重的竞技精神、体育精神。大唐盛世的人们喜欢选择拔河、打毬一类最能释放激情、展现智能、练就本领的活动方式,这本身即已传达着时代的强音,树立着时代的“正能量”。这种最能释放激情、展现智能的竞技方式,由皇帝躬身亲历,自然有力地推动了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而体育活动的专门化、广泛性,无疑又推动了体育文学的发展。

学术界讨论盛唐气象,以为体现在诗歌、音乐、舞蹈、书法中,对当时盛行的“百戏”,尤其是体育竞技之类,并未专门列出。《拔河》《御毬》二赋,则从体育这一侧面,为后世展示了盛唐气象的精神底蕴。与唐前体育赋相比,有关“体育”的内容总是通过描绘校猎等其他活动反映出来,而这两篇赋均可谓专题体育赋。与体式工整、篇幅较小的诗歌相比,这两篇小赋充分发挥了铺张扬厉、纵横挥洒的赋体特点,展现了体育竞技的壮观场面和大唐帝国的恢宏气象

- 参考文献:
- [1][4][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54—55;52—53.
- [2][宋]李昉,等编. 文苑英华·卷八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66. 367—368.
- [3][清]董浩,等. 全唐文·卷三七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811.
- [5][明]胡应麟. 诗薮·内编卷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 [6][清]王芑孙. 读赋卮言·谋篇[M].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
- [7][清]王芑孙. 读赋卮言·审体[M].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

象,从而映现出体育文学的艺术魅力。技术、体能、人格、公道“四位一体”的综合反映,正是体育文学独特魅力之所在。体育文学作品是创作者对体育运动进行认真观察或亲身体验的产物,传达和颂扬了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勤学苦练、奋力拼搏、宣示国威等体育精神,彰显了人类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理想。随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普遍传播与深入人心,唐赋的声名与影响远不如诗歌广大,甚至有人说“唐无赋”或以为“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说赋“亡于唐”,不是说唐代没有人做赋,而是说到了唐代,“赋”就失去了它的文体魅力。其实,正如清人王芑孙断言:“(赋)至唐而百变俱兴,无体不备。”^[6]“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7]在赋体百变俱兴、盛于唐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体育赋功莫大焉!“体育”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即能生发强大的鼓舞力、感染力和征服力,而其中所包含的爱国、英雄、公平等意蕴,则是人类永远追求的宝贵财富。研究体育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探索体育文学发展的沿革与演进,感受体育文学的魅力,发扬体育精神,为当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From Two Fu Literature *Ba He* and *Wen Tang Yu Qiu* to Study the Sportsmanship in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YANG Xiao-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the *Ba He Fu* written by Xue Shen and the *Wen Tang Yu Qiu FU* written by Yan Kuan vividly described and praised the athletics scenes of tug-of-war and ball games which were held during the Kaiyuan Tianbao. These two Fu with wonderful and vivid description fully presented the artistic charm of sports literature. They clearly revealed the core essences of “Bai Xi (acrobatics)” and “Za Ji(juggling)”, which were “Facing the failure no need hide the incompetent, achieving victory no need cover the great talent”, “Keep the kung fu spirit in sports, and never lose the kung fu morality”, “Ensure fairness”, “Present the power to foreigners”. As one type and topics of sports literature, the sports literature Fu indicated the sportsmanship in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from another prospective, and conserved extremely valu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future sport research.

Key words: *Ba He Fu*; *Wen Tang Yu Qiu Fu*; sport literature Fu in Tang Dynasty; sportsmanship

(责任编辑:李 静)